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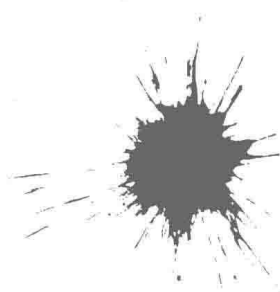
房伟
著

猎舌师

作家出版社

房伟
著

猎舌师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舌师 / 房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212-0287-8

I. ①猎… II. ①房…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9512 号

猎舌师

作 者: 房 伟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申晓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com>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75 千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87-8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房伟

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山东首批签约评论家。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刘勰文艺理论奖，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江苏省优秀文学评论奖等，有著作《王小波传》等六部。

曾于《收获》《当代》《花城》《十月》等刊物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数十次被转载，小说入选201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获紫金山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等，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序

王尧^①

在关注房伟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之前，我对作为青年批评家的房伟印象深刻。房伟对王小波和其他当代作家的研究，充满真知灼见，是他们这一代批评家中的佼佼者。房伟曾经很长时间在山东的高校任教，引进到苏州大学后，我们成为一个教研室的同事。我逐渐了解到房伟在做文学批评的同时，一直创作小说、诗歌，十多年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房伟这几年写抗战历史题材的小说引发广泛关注，2017年获得江苏紫金山文学奖之优秀短篇小说奖。我的感觉是，“小说家”房伟，大有压过“批评家”房伟的趋势。

房伟既批评又创作，是我理想中的现代文人的最佳状态。我曾经多次谈到，我期待自己像现代史上许多文人那样，在大学里教书，写作，写论文，写小说，或写其他。房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房伟的写作状态远比我想象的要好，他从容不迫，热情而不失冷静。教学、研究的任务已经很重，但还不时发表小说新作。

① 王尧，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

疲惫的我每次见到毫无倦容的房伟，都要感慨他浑身散发的“正能量”。

现在即将付梓的《猎舌师》结集了房伟近几年来创作的以叙述抗战历史为主的中短篇小说。在写作这些小说之前，房伟做了大量的史料准备，又以批评家的本能选择了叙述历史的方法和形式，展开自己关于历史的想象。这样一个收集资料、进入历史情境、再艺术创造的过程，有不少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抗战与历史，都是当下文艺重要的关注热点，也是创作突破的难点之一。说起“历史小说”，人们往往首先想到“长篇”历史小说。通常的印象是，“长篇”的时间跨度、空间容量，及厚重历史主题，更能表现我们对“史诗性”的想象。这也是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一个特点。《史记》之所以称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因为它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有着文学化的构思剪裁、布局谋篇，有着文学化的人物塑造与故事编写。中国文学之中的历史，偏重其传奇性与故事性，历史观多为循环史观与帝王史观。比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这类演义小说。这种“文史不分”的情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早期西方史学著作充满文学笔法，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有丰富的故事细节，恺撒的《高卢战记》可视为优美的散文随笔。中世纪史学，表现为上帝意志的“历史阐释学”，有神迹等神秘主义东西。这种情况，直到兰克、吉本、蒙森、卡尔等近代启蒙史学家出现后，具有科学理性意味的“真实性”，才逐渐成为历史第一要素，文学的成分、道德评判的成分，才逐渐退出历史叙述。

这也影响到西方文学对历史的表现。西方的现代历史小说，从号称“历史小说之父”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一直到狄更斯、

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当代的尤瑟纳尔、库切的作品，都充满了理性精神和哲学意味，在追求历史真实基础上，探求人与历史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西方历史小说，更关注历史真实性，更追求历史理性精神。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理性精神层面，来看待历史轨迹，而不是依靠某种意识形态力量。比如，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以虚构的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回忆录为线索，不仅为我们展现罗马时期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与历史风貌，而且表现了作家对于生死、历史与存在等很多严肃问题的思考。著名西方历史学家吉本就说过，历史是由血与火、人类的罪行与愚蠢组成。这种对历史“性恶”论的观点与历史理性精神，是我们的历史文学匮乏的。我们的历史文学，除了传奇性演义特质之外，底色则有着浓厚虚无天命观与道德化价值判断立场。在此之上，则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历史观念，历史成为意识形态图解工具。

在当代中国，历史小说多是长篇巨制，追求史诗性。这种史诗性，除了文学的野心，也有意识形态进化论的影响。新时期之后，新历史小说兴起，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但又在游戏性、戏仿颠覆的叙事方式之下，造成了历史叙述的贫弱，追求“六经注我”的自我意愿，也对历史理性造成了负面消解。很多小说把历史解读为虚无史、欲望史。这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失去最初新鲜感之后，就因为历史理性的匮乏而陷入叙述困境。目前活跃于银幕的“抗战神剧”、“历史神剧”，除了民间的历史传奇思维，也要追责到新历史主义的负面效果。电影《白鹿原》就将一部探索中国百年历史的严肃小说化为田小娥的“骚情史”，这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新世纪之后，史诗性的长篇历史小说再次兴起，以此表征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但似乎又走到另一个

极端。很多长篇历史小说，动辄40、50万字，大多是几大家族争斗，百年巨变沧桑，或王朝争霸，成就一代明君。这些长篇历史小说，徒有史诗体量，但并无史诗的精神容量与思想含量。它们既缺乏历史反思的深刻性，也匮乏历史理性精神。所谓宏大表象之下，这些作品大多还是较保守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有的甚至还在追求所谓“雄主帝王”史观，实在陈腐不堪。

好的历史小说，应是文学的感性体验与想像力，结合历史真实性与理性诉求的产物。几个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学史上的优秀中短篇历史小说也不少，比如，诗人冯至的《伍子胥》、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就有尤凤伟的《生命通道》、周梅森的《大捷》、阿成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等名作，但中短篇历史小说，尤其是短篇历史小说，难度却并不小。如果一味追求灵巧，就会成为不成体系的零散片段；如果只注重史诗性，则会让作品变得沉闷不堪，丧失鲜活的个人体验与强烈的故事代入感。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进入一个感性历史情境逻辑，将读者带入到独特的历史氛围，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现宽广的历史视域与历史反思，这的确不容易。同时，注重历史精神，也不能放弃历史小说的娱乐性，如何将历史故事讲述得动人心魄，在传递历史真实信息的同时，给人以智慧启发与故事性愉悦，也是房伟的这组历史小说努力的方向。这些小说非常注重逼真的历史现场感的还原，细节描写的镜头画面感很强。

房伟的这组历史小说，大部分是短篇，最长的2万多字，但写法结构还是短篇的规模与气质。他的做法是当一个“蜘蛛侠”，结成“历史之网”，利用特色各异的短篇小说集合体，造成一种长

篇小说效应，但又能保存每个短篇的独立艺术和思想价值，从而捕获那个飘荡的“历史蝴蝶”的精魂。每一篇都试图找到一个新的表现视角，呈现出新艺术手法，颇具匠心。有的小说颇具悬疑侦探氛围；有的灵动自如，写世情写人物；有的利用美食、惊悚等类型文学手法；有的借助《聊斋》手段，以狐鬼写人性；有的则更像历史随笔散文，淡化情节，探讨哲理；甚至有的小说，还借助符号学理论，以理论入小说，追求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融合。短篇小说素有“社会生活的横截面”之说，更擅长通过细节勾勒，片段呈现与留白艺术，表现个人化叙事与日常书写，即便写历史，由于篇幅限制与题材拘囿，往往也是草蛇灰线，点线结合，“留白”大于具体“历史写实”。这样的写法，固然灵动，富于象征隐喻性，但又让人感觉不够厚重。房伟的这个系列抗战小说，可看做是历史短篇小说的“组合拳”，将短篇小说善于写“点”的特长发挥出来，以点带点，以点而细织而成“网面”，以具体历史场景“横截面”，造成对抗战历史“全景式”重新理解。虽然这些小说篇幅都不大，但从叙述空间讲，涉及日本北海道、屋久岛，越南的河内，中国的则有南京、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济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据地、山东莒县、香港、台湾等。

在叙述时间上，房伟小说有抗战各个时期的展现，早至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作为1931年“九一八”抗战的前奏），晚至日本战败投降的故事，同时，也涉及当下现实时空对抗战的理解。从人物来讲，它包括了很多不同层面的人物，中国方面既有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历史大人物，也有军队高层军官，如起义将领，叛逃的师参谋长，潜伏的日伪官员，日军方面则涉及副领事、师团长、大佐等高级军政人员。但这些小说更多刻画了很多非常有

特点的小人物，比如，军统底层人员，投毒杀敌的中国厨师，八路军战士，根据地民兵连长，自发抗战的普通村民，内心痛苦的汉奸，自杀的日军中尉，伪军小军官，日本军医，日军逃兵等。作家试图进入这些不同历史人物的复杂心灵，不是简单“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规训”，也不夸大“历史的同情”，给予他们过多历史特权，而是将他们放置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中，以严肃的历史理性精神，考察他们和大历史之间“晦暗难明”的关系。

这些历史小说，就是大大小小的“历史心灵”编织出来的历史，效果在于跳出国仇家恨的道德叙事局限，从历史精神高度审视这段民族国家的历史。比如，小说《手肴》再现了南京屠城的惨剧。被日军强暴的女学生和当汉奸的表哥，形成了紧张对峙关系。小说从女学生的视角，再现了表哥令人难以理解的生存意志。小说没有美化表哥的软弱妥协，圆滑世故，也没有遮蔽他残存的善良与保存同胞的善举。丑陋的战争将美丽的女学生化成斩断敌人手掌做炖菜的女杀手。人性是复杂的，面对屠杀，女学生和表哥都做出了不同人生选择。小说将道德审判和人性审判的双重权力，都交给了读者。小说对于江南地区面对日军侵袭的反映，令我们想起加拿大抗战史专家卜正民。他的著作《秩序的沦陷》就从很多史实细节为我们勾勒了众多历史小人物。无论抗日志士，汉奸，还是所谓“合作者”（cooperator），考察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既要坚持人性的宽容视野，又要予以冷峻的历史批判。

我注意到，这组小说还注重历史与现在的“互文性”关系。《指南》《鬼子妮》《还乡》《五三》《白光》等小说，都从历史与当下的联系性入手写作。《指南》以电脑游戏虚拟抗战景观，反思当下现实青年的心灵迷茫；《还乡》以女记者对抗战期间发生的悬案

的访查为线索，再现了历史的多维度可能性；《鬼子妮》虚写日军逃兵在中国的生活，实写“文革”对人性的摧残；《白光》以抗战军队的鬼魂再现，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沉闷无聊；《五三》以失业在家的老记者，查访爷爷对历史大事件的参与入手，写出了人生对意义寻找的重要性。小说《五三》，写到了一只飘飞于历史迷雾的蝴蝶。这组小说也出现了很多有关“雾”的描述。比如，《还乡》中的雾气缭绕的神秘大山，《杀胡》中的山瘴弥漫的小村，《肃魂》里埋藏无数尸骨的元湖上空的水雾。这雾气是历史迷雾，有无限的神秘气息，既充满魅力，又有几分狰狞，它隐藏着无数血泪，无数爱恨情仇，也隐藏着无数可能性，偶然性，人性隐秘的挣扎与晦涩哲思。“蝴蝶”就是穿越历史迷雾的心灵力量。

卢卡奇谈到小说与史诗的复杂关系时认为，史诗和小说这两种客体形式，并不是按照创作态度，而是按照它们在创作时发现的历史哲学事实区分开来的。小说的时代，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显而易见，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然有对于“总体”的信仰。这种“总体性”，是作家面对个人化的生存现实，面对人与自然分离的人造世界，所执着进行第一种整体建构性的“赋形”努力。伴随着中国全面的现代转型，中国历史小说必须反思其“史诗性”品质，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正确的话语给予规训，还是从个人化的视角，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民族国家发育过程的种种光怪陆离与酷烈创痛，并寻找出一种总体性的的心灵主体状态，也许是摆在很多中国小说家面前的迫切任务。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房伟的小说创作怀有更高的期待。

目 录

001	中国野人
019	幽灵军
040	小太君
058	副领事
075	地狱变
094	鬼子妮
108	还乡
128	白光
137	花火
152	肃魂
171	杀胡
189	七生莲
209	红龙
229	指南
248	起义
259	手肴
275	猎舌师
308	五三
321	后记：用文学触摸历史的褶皱

中国野人

北海道是日本北面的苦寒之地，最早定居着原住民阿伊努人。北海道作为开化晚的“虾夷地区”，明治维新后，才渐渐走上文明之路。从北海道出发，坐船3天，才能到达中国青岛港，从青岛坐汽车，1天行程，才能到山东高密县。昭和十九年（1944）后，很多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做苦工，有一个高密男人，不堪忍受矿业所的虐待，逃脱出来，独自在雪原生活了13年。他被人称作“中国野人”。

一

很多年后，垂垂老矣的野人，思绪还经常回到那片人迹罕至的雪原。群山峻岭之间，雪落的声音，静到极处，仿佛暗夜花开，幽蓝芳香，不疾不徐，但没日没夜地落，也会逼得人发疯。雪一开始像小玻璃屑，硬硬的，一粒粒地敲在人脸脸上发痛，慢慢地就变成指头肚大小的雪块，最后就变成鹅掌形的雪片。北海道的寒冬特别

长，为了躲雪，野人没日没夜地蹲坐在洞里昏睡，醒了就吃点准备好的土豆和野菜。让眼睛习惯黑暗，其实比习惯光明更容易，这会带来稳定持久的麻痹感。野人体会到盲人幽闭的处境。

长长的冬眠期，黑暗的洞穴，野人坐着，洞不敢挖得太深，地下水会悄悄地从身体下面渗出。洞穴要在雪季来临之前打好，不能太低洼，雪水会倒灌入洞，也不能在山的高处，那里风太大，只能在半山腰背风的地方，还要考虑躲避日本人，要在洞口做植被伪装。洞口不必太大，也不必太深，但一定要宽敞，像大肚子泥瓮。挖好了洞，野人就将全部家当搬进去。两只铝壶，两只半截铁锹，铁罐子里装着土豆、萝卜干、海带、干鱼和煮熟的野菜，一把柴刀用来防身。一小瓶咸盐和花生油，则是他的宝贝，只有非常饥饿的时候，才拿出来舔舔，安慰一下舌头和牙齿。一张破帆布裹住身体，破旧的美军大衣贴身穿着，零零碎碎的破塑料袋子和半张破狗皮则铺在身下隔离寒气。洞内空气污浊，要保持洞口通风。最麻烦的是大小便，由于摄入很少，野人没有多少排泄物。他在洞后端挖了一个深坑，如排泄了，就用碎塑料包着埋在坑里。

开始有些恐慌，慢慢的，野人进入冥想状态。他在黑暗中侧坐，身体各部分渐渐僵硬，和泥土一个温度了，生殖器也在寒冷的打击下，蜷成冷硬的东西，缩在两腿之间。眼睛沉入黑暗，像溺水的人慢慢划入深水，带有某种神秘宗教仪式气息。暗黑的洞，野人感到他像蚕蛹，一只赤裸的，蜷缩在永恒异国时间的幼虫。他在冬眠，不知何时醒来，或变成蝴蝶，飞回到中国高密那个叫团泊村的地方。他应是白色的，不是中国人的黄皮肤，而是蚕蛹苍白柔弱的样子，他的灵魂就漂浮在黑暗中，像牛乳沉入煤油。一片茫然虚无后，身体官能变得沉重，先是腿、胳膊，然后因饥饿瘪下的肚子，也停止了轰鸣蠕动，最后才是舌头。舌头安睡在嘴里，犹如躺在家

里的土炕，保存着身体唯有的温度。此时听觉却格外灵敏。如果静静地听，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依然有无数丰富的表情。常见的是风声，发出“呜呜”的响声，时高时低，时粗时细，有时又会突如其来地发出“噗噗”的转音，该是遇到山口的阻碍，仿佛人的哭声被突然揪住喉咙。还有地冻裂的“咔咔”声，松柏裂开的“啪啪”响动，时断时续，似旷野深处的枪声，从很深的地方钻出，荡出无数回音，又在冰冷的空气里慢慢飘远。

他总在梦中来到大海边，束手无措。同伴未被日本人捕去的时候，他们曾一起围着大海哭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扎成小筏，漂流了三天三夜，却被洋流暖风刮回岸边。他们痛恨那些冷峻的海。它把北海道变成无法脱离的鸟笼，他们虽然逃脱了矿业所，却怎么也逃不出日本，更回不了家乡。北海道的日本海波涛汹涌，寒风凛冽，掩盖了野人歇斯底里的哭号，也扼住了野人破碎的心。

寒冷冬季，只有昏睡才能将消耗降到最低，忘记刺入骨髓的寒冷。整日昏睡也不行，野人睡上几个时辰，就用指头掐胳膊，强迫自己清醒。但有时候，还是睡死过去，或再也睡不着，在黑暗中睁大双眼，无论眼睛如何努力，洞口尽头还是无边黑暗，剩下的只有说给自己听的，也只有自己能听懂的呢喃低语。野人的梦中也会出现一只熊。它冷冷地注视着野人，巨掌的利爪在冬阳里闪着寒光，刺痛野人的眼，流泪不止。野人能感受到腥臭的、令人窒息的气息。野人数次在雪原见过熊，甚至和熊面对面地近距离接触过。他当时正在溪边捉鱼，熊饥肠辘辘，他也是。熊看他的眼神，充满了狐疑。也许熊对眼前这个长发垂肩、目光呆滞的动物尚不能准确判断。野人和熊对峙着。他不顾一切地怒吼，这可能激怒熊。但他豁出去了，他不想这样生不如死地活着。出人意料，熊转头跑开了。他至今不能忘记那次和熊的对视。灵魂都要被熊捉住了，但他硬挺

着不动，有种手指泡在烈酒里的感觉。

二

76号，还偷懒！打死你！

野人时常在狠毒的呵斥声中惊醒，醒来发现，那不过是幻听。梦中他也常回到漆黑幽深的矿井。那时他还不是野人，而是一个号为76号的中国劳工。更远的记忆，来自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的那个下午。平原的秋收即将到来，初秋有些凉了，野人喜欢在农村口田垄护秋，金黄的麦浪，在微风吹拂下，微微颤动，蓝天下全是麦香的气息。世道不太平，日子总要过下去，只要活着，本分劳作，生活也有希望。年初，他娶了玉珍过门，如今妻子的肚子仿佛颗粒饱满的庄稼，也已隆起。野人急切地盼望孩子的来临。后来野人无数次回忆起那个下午，也觉出很多不同寻常之处。野人出了家门，身上穿着妻子刚做好的棉袄，邻居姜仁宝请他吃饭，答谢他帮助料理丧事。村口有座青石桥，他左脚踏上桥头，石板有些滑腻，夕阳软软地趴在肩膀上，轻轻地呵着暖气，不知为何，他没来由地感到惶恐。往日熟悉的村子，一下子变得陌生，石桥仿佛慢慢融化了，他一阵阵眩晕，脚下也虚浮，目光越过村口低矮的黄土墙，枝桠丛生的老槐树，远处是缓缓流淌的临沭河，几只黑颊花喜鹊惨叫着四散，在灰黄的天幕成为逃离的子弹。清濛的太阳冷冷地挂在鲁西平原的天空，呆滞得似毫无生气的死胎。

这时候，几个黄黄的人影，从不远处飞奔而来，发出含混不清的斥骂。野人突然想到，也许那就是地狱爬出的魔影。从那一刻开始，十多年的苦难之门就被悄悄地拉开了。正是那个下午，他被几

个黄皮子伪军抓住，先押到村公所，后被装上汽车，拉到县城，从县城又到了青岛，他和 700 个同样茫然无措的中国农民一起，被推搡到“普鲁特”商船。他狠狠地回头看了几眼祖国，心想这也许是最后告别了。

他待在明治矿业所大半年，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从一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成了瘦骨嶙峋的病夫。春节的寒夜，几十个中国矿工抱头痛哭。矿井里也是无边的黑暗，只有幽深之处传来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才能证明人还活着。病会死，饿会死，塌方会死，野人更怕被日本人殴打。有个狠心的日本人，居然将他的同伴活活打死，丢在深坑里。野人在矿井静静地哭泣，却找不到尸骨来祭奠。可惜了一个好男人，竟做了日本的孤魂野鬼。他决心冒死逃出去。终于，他和同乡从厕所粪道里逃出，却迷失在北海道的雪原。后来，同乡都被日本人抓回去了，只剩下他在苦苦支撑，誓死不放弃。冷、饿，野人都咬着牙挺下来，但病来了，却难以承受。发高烧让人浑身酥软，头昏脑涨，心跳加快，拉肚子更可怕，好几天直不起腰。胃痛、眼睛疼，都是常见的。膝关节冻伤也触目惊心。每年春天，野人爬出雪洞，要花很长时间，重新学习走路。他像学步的孩子，初生的牛犊，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又手脚并用，每到这个时候，他的眼泪总洒满了土地。

活着，可以依靠的是食物。野人想到这两个字，胃里就会泛酸水。他在梦中总是记起故乡豆腐的味道，松松软软的，有种特别的豆腥味，如果稳住心神，仔细地嗅嗅，豆味又是香甜的。在矿业所，他们吃的是橡子面窝头，硬硬的，像石头鸡蛋，口感很差，还有木屑等东西掺杂在里面，吃多了，排便就困难，像屎刺球般死去活来。就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野人被饥饿缠绕着，梦中媳妇给他烙葱油饼，香喷喷的炒鸡蛋，还有热气腾腾的饺子。野人常在半